

歐慈任憑處置一書中的女性意識

紀元文

摘要

在美國當代小說家喬意絲·凱洛·歐慈的早期作品中，婦女角色的際遇都甚為悲慘：她們或身遭巨變，在精神病院渡其殘生；或為物慾所蔽，終至死於非命；或掙扎於污穢醜惡的環境，希冀圖存。然而在任憑處置（一九七三年）一書中，歐慈創造一個與前迥異的角色伊蓮娜。她從一個被男人視為禁癮的「睡美人」，逐漸覺醒，終於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。本文的目的旨在運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觀點，以詮釋本書中的女性意識主題。

在陰柔階段，女性的特徵是模仿與接受既存的性別角色功能，父權具有絕對的支配力，因而消極與退縮構成女性經驗的主體。以伊蓮娜的處境而言，從童年時代起甚至到結婚後，她一直是男人的玩物，毫無尊嚴可言。歐慈有意將本書的第一部分二十八年，兩個月，二十六天當做伊蓮在陰柔時期的處境之寫照。事實上，她也像是一個囚犯，失去自主的能力。在缺乏精神慰藉的情形之下，伊蓮娜的生活了無生氣。在偶然的機緣裡，她邂逅傑克並發生戀情，頓覺以往生活之空虛，因而萌生抗拒父權神話的契機，進入女權階段。然而傳統婚姻制度的規範與女性自主意識之間的衝突，致使伊蓮娜陷入道德的困境，身心飽受煎熬困頓。本書第三部分的標題**犯罪**凸顯出女權意識對傳統制度的干犯與挑戰，也表露歐慈對於逾矩行為不苟同的態度。在女性階段，伊蓮娜體認女性特質的意義，是故以性別差異為基礎，重新界定性別角色功能，建立平等、和諧的兩性關係。職是之故，伊蓮娜為了實現自我，追求理想與幸福，毅然離開丈夫，主動邀請其情人傑克共同開創新生活。小說最後一部分以**總結**做結束，似乎暗示二

人將有圓滿的結局。

綜觀以上分析，歐慈身為小說家，深知文學與社會運動的分際，因此她避免在小說中直接宣揚女性主義的教條。透過故事情節的發展，角色的刻劃，象徵與隱喻的運用，歐慈深入探究一位女性英雄成長的過程，將女性意識具體而微地呈現在小說結構當中，確實是一部成功的女性主義文學作品。